

868.405
574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術半月刊

1

91743





謝國霖

挑得水來日落西 (攝影)

蕉風半月刊

創刊號目錄

挑得水來日落西(攝影).....	謝國霖
蕉風吹遍綠洲(發刊詞).....	本社
沙漠的邊緣.....	馬摩西
燕子的歌(詩).....	晴空
「食風樓隨筆」敘.....	蕭遙天
空頭支票(小說).....	白蒂
玉皇大帝發動細菌戰.....	申青
新加坡掌故談.....	許雲樵
蛇的傳說.....	抗兜
勞資協調(漫畫).....	岳
一八四一的一夜.....	辛生
椰樹下感懷.....	山東佬
行在獅城.....	邱絮絮
荒山之夜(詩).....	高路
亞都拉和海盜(獨幕劇).....	余壽浩
膠淚(小說).....	方天
風暴的消息(詩).....	雨燕
捕虎記(翻譯小說).....	鍾劍雄
風景(油畫).....	蔡名智
修船(木刻).....	嚴景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蕉風吹遍綠洲

創刊詞

有人常以「文化沙漠」四個字來形容馬來亞的文化，這句話是非常不公道的，並且對於馬來亞的文化人來講，顯然是一種揶揄。但是，讓我們冷靜的想一想：爲甚麼「文化沙漠」這四個字，偏偏會落在馬來亞的頭上？追根溯源，便不能不歸罪於一般社會人士對文化事業的不够重視，而我們馬華文化工作者對這方面的提倡，也還顯得不够主動。

過去的歷史已可指明：我們的祖先在馬來亞這塊沃野上，對物質文明的創造方面，已有了輝煌的建樹；但是在精神文明的創造方面，還不能等量齊觀。基於這種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馬華文化工作者必須積極地、主動地負起這項任務，用我們的幾支禿筆，把馬來亞的文化沙漠開拓成文化綠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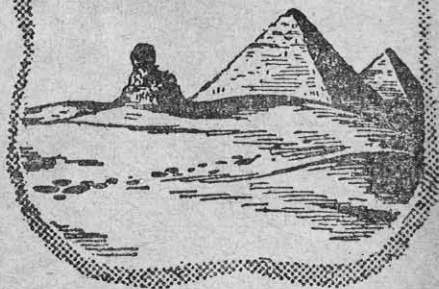
星馬兩地，我們華族後裔佔了全部人口的半數以上，在今後悠長的歲月裡，我們還要與其他馬來亞民族協調的生活在一起。那麼，對於我們生於斯、居於斯、葬於斯的馬來亞，如果不够了解，豈不被人引爲笑談！如何去了解一個地方，如何去了解一個民族，決不是翻閱幾本史地書籍，或誦讀幾篇宣傳的文字所能濟事的，必須深入到社會的內層，浸潤在實際生活之中，才能够慢慢地體會出來。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從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文化面來認真觀察，才能够找出正確的答案。沃野上的一山一水，生活上的點點滴滴，都可以透過文藝的筆法，清楚的體現在我們的面前，觀微知著，這也許就是我們了解環境達到與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的最好辦法。

幾位文化界的朋友每當談到上述問題時，都有共同的感覺，一致認爲在今日的星馬，創辦一份純馬來亞化的文藝刊物，實在太需要了。雖然，我們的實力還不够雄厚，我們的陣容還不够堅強，但這點赤誠之心，如能引起社會共鳴，招來更多的文化健將，來和我們共同開墾，則這份刊物的前途，還是非常樂觀的。

蕉風二字除去代表南洋風味外，並沒有甚麼特殊意義，用不着引經據典地去爲它找註腳。我們只希望這蕉風不會奏出秋風夜雨的淒涼悲調，而能使馬來亞的沃野在它的吹撫下，滋長出茁壯的文化嫩苗。

沙漠的邊緣

馬 摩 西



馬來亞的文化事業較爲落後，就有人把它比擬成沙漠；其實歸根結柢，這句語重心長的話，實含有鼓勵及令我們反省的作用

所以說，任何地區的文化發展，雖須具備種種條件；但人的努力，却是佔最重要的成份。

如若建功立業的人難產，但天地間，偏有那末多數不清的偉績存在着，使人作無限的景仰。

人類的文化是隨時代進展的，比如文藝復興引起了工業革命，由工業革命再進入科學進步的階段。每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活，有新舊的分別，新的是舊的蛻變，舊的就是新的基礎。

事實雖是如此，但東方這些古老的國家和民族，自受了時代思潮的激盪之後，對固有的文化生活就引起了估價、定價、還價的大問題。從事於文化生活的人，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主張全盤西化的人譏刺維持原狀的人爲食古不化；同時主張保存國粹的人，則咀咒那些趨新時髦的人爲捨本逐末。新舊的衝突，始終不能調和爲一，形成長外與輕外的兩種對立心理。這種思想的分路揚鑣的現象，在中國、印度、阿拉伯是這樣，在南洋諸小國中，也是如此。

其實文化的發展，是沒有國際、

。當地的文化水準如何，實難一語破的，枯燥的沙漠中也有水草，何況馬來亞的文化，正有新陳代謝的蛻變呢。真正的沙漠領域，也產生過偉大的文化人，與玄虛的潛深理論。例如耶穌與穆罕默德，他們竟能在沙漠的邊緣，磨鍊成苦行濟世，挽救人心的大宗教育家；他們的意志，能使渙散的人沙漠凝結成堅固的長城，使混濁的人心近善遠惡，有如潔沙之澄清污水。

印度的恆河沙粒，被印度教徒視作祭神的禮品，在今日，沙與水門汀同爲

支撐高樓大廈的砥柱。足見沙與文化是不可分離的二位一體。原本此地的土質，才是真正的綠洲。如果我們生活在水草豐富的沃土裏，還不能創造輝煌的文化，這便不是環境的問題，而是人爲的因素了。的確，文化的形成，並非一鋤而就的。它是在相當時期內，經過人們不斷地創造，一點一滴地凝結起來，才透露出文化的光彩的。

種族的限制的，只要它有益於當地人類的的生活。論理，文化落後地區的人，應充分吸收進步國家的文化；但結果却恰恰相反，多引起消化不良的症候，無形使文化染上了東西或新舊的色彩。雖則許多新生的文化是促進人類過完滿的生活，但接受的人總是那末遲慢，這就是落後的原因。我們住居熱帶的人，是否受氣候的影響，已染上懶惰的毛病，不然，為何許多知識份子，都拋棄宣揚或建立文化的責任感，譬如一個不能拿筆桿的有錢人，如果能擔負一點發展文化的責任，必能鼓勵許多文人從事於著述。試看馬來亞書肆中所售賣的圖書，有幾本是本地作家的產品；我們要找幾本有關政治、經濟或工商業的書來參攷，只有等待奇蹟的實現了。長此下去，我們仍對當地的情况認識不清楚。

在今日的大都市中，文化事業，也逐漸成爲重要的企業之一。一個出版商，能出重資購買一本新著去印行，他們運用宣傳，足使一部默默無聞的書，不脛而走，風行全球，出版商固然市利百倍，文人身價也無形提高

，得到精神的安慰。在文化發達的國家，讀書的風氣，甚爲流行，家家有書室，書籍成爲家庭的點綴；在舟車輪船碼頭、飛機場、電車站、候診室都有人在看書報。一種新生的思想，既能引起不知多少人動腦筋；一個政治問題，會激動大多數人的情緒，以謀求解決的辦法，形成思想愈用愈發達，觀點因多看書，而更加深奧。

一個地區的文化發展，是由於多方面的努力。譬如從事藝術的人，他們可能終身精益求精地繪畫、雕刻、彈琴、歌舞、製譜，藉此探尋高度的技藝，以追求他心目中的真善美的藝術奇境。一個從事於創作著述的人，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雖早已膾炙人口，感人肺腑，但他仍朝勤夕惕，自我奮發，於數十年漫長歲月中，不斷地研究和寫作，使讀者清楚認識他所表達的人生底蘊。

回顧我們所處的環境，從事於文化工作的人，未必能打下堅定的立場，把自己所學的長處，終生貢獻於社會；知識份子既難有表現所長的際遇，一個地區的文化要發展，那是比登

天還難。歷史上雖有許多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憂時傷世，自鳴清高，或自殺，或隱逸；但他們的嘉言遺訓，却被千古所傳誦，引得後人對他們不得揚眉吐氣的境况，共洒一掬同情的眼淚。足見著作實有使作者不朽的妙用。

在另一方面來說，一般生活在熱帶地區的文人，多少受熱氣的熏陶，對事情的看法，不致於完全絕望。有些富有信心的人，認爲文化落後的地區，正是文人發揮所長的良機。譬如馬來亞有三百萬華人，一直在畸形的狀態中生活，不能產生純地方性的文化，實因我們缺少發展文化的組織信心。論史學，我們就沒有一本專講南來華人事蹟的書，許多先賢在樞風沐雨中，胼手胝足開發荒野的功蹟，就隨歲月而消逝，以致湮沒不彰。論文藝，我們純本地性的創作，真是少如鳳毛麟角。其中所差強人意的，是華僑教育的辦有成效。幾乎由城市到鄉間，凡有人煙的地區，都有華人創辦的學校；成千成萬的華人子弟，都有受母語教育的機會。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苦心孤詣地奉獻了他們的力

量，但願將來的青年學子們能承前啓後，發揮更澈底的力量，負起發揚祖國文化，而有利於本地文化的使命，以開闢新的天地。

青年人的思想是逐漸啓發的，文藝就是滋潤他們繁榮的甘露。

在此地有人種博覽會的雅號，各種種族、籍貫、膚色、風俗習慣不同的人，天天和我們接觸，大可以引起豐富的靈感。熱帶人的風氣和生活方式，與溫帶的大異其趣。熱帶人的衣食住行，實給我們有特殊的觀感。你看馬來亞人的沙籠、亞答屋、拖鞋；單調的棕櫚和椰樹，臨風搖曳着；三兩兩的漁舟，飄浮在海面上；沙灘有小孩在拾貝殼，一陣陣微風送來了歌聲琴韻，這就是我們的寫作體裁。多數的鄉村，總是馬來人和華人雜居，日子久了他們構成的社會。自有特殊的習尚；例如異族通婚，便是最現實的小說資料；可惜我們的觀點，沒有注意及此。我們的言論，既很少介紹給馬來人，亦未深澈了解馬來文化的產物。雖則今日華巫兩族的開明人士，欲打開兩族人通力合作的路子，

但辦法既欠澈底，更沒有人能作文字上的宣傳。現階段我們要作的工作首先得建立精神文化的基礎，其他各種較具體的合作方法，才易着手。如果兩族人都競相吸收對方文化的優點，歷久必產生綜合性的優秀文化。

任何人也深知馬來亞是膠錫黃梨生產的旺地，但我們就忽視那些整日在樹膠園，錫礦中勞苦的成千萬的男女工人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並非一個住居城市裏的人所能明瞭的，有的人在陰暗的樹膠園中，度過了一生，有時他們會碰到毒蛇和猛獸的襲擊，有時青年男女，也有她們調劑生活的羅曼史，這些情景，正包括了緊張與鬆弛，辛勤與甜美的滋味。

凡是生長在溫帶地區的人，在熱帶住上了幾年，頭腦雖已大起變化了，但觀點總有新奇的反映；我想再過幾年，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我們的生活也就平淡了。所以當一般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興起創辦一種純馬來亞化的文藝刊物——蕉風，我是找不出一點不附和的理由的。我決心把我腦海中的熱思，清理出一個頭緒來，

使它們和「蕉風」發生密切的聯繫，藉此能進一步認識馬來亞的各方面。馬來亞的晚霞，有時紅得好像天邊在發火，有時星加坡馬路上，一邊下雨，一邊晴着。人在赤道線旁，能有涼爽的感覺，不致被熱氣燻死，那更使人好奇了；雖則氣象學家們分析是海風調劑的原因，但我們航行海洋時，發現有些海洋却在瀆射熱流。你說榴槤是奇臭的水果嗎？但經過數次的嘗試，你會承認是鮮美無比，有益健康的佳果。許多沒有到過南洋的人，他們聽到這些未曾親身經歷的事蹟時，他們會幻想此地是一片樂土，住居樂土裏的人又是何等樣地飄渺。一切都待於我們的創造，讓我們培植一個青翠的綠洲；那麼文化沙漠的諷刺，將只是過眼的雲煙，當隨風飄散的了。





燕子的歌

晴空

我飛翔在空曠的大自然裡，
夜的黑紗才籠下來，

遮住行人的困倦。

萬物羅列在眼前，
行人已撕碎美的憶念。

行人舒暢地坐下來，

常見椰樹默默地助人，

★ ★

點起一支烟，

又默默地安眠，
炎夏烤焦了行人的喉舌，

烟盡時他又踏上旅途，

它不期待報酬，
椰樹背着水袋站在路前，

也沒回頭看一眼。

也無意乞憐。
微微彎着腰，

★ ★

這支歌是唱給大家聽的。

低頭相見。

我飛翔在空曠的大自然裡，

只別讓椰樹聽見。

登樹的人擦痛了它的皮，

萬物羅列在眼前，

★ ★

椰樹不發一言。

常見椰樹默默地助人，

晚風太清涼，

吸够了甜汁，

又默默地安眠，

碧海添上紅霞披肩，

空殼拋在一邊。

它不期待報酬，

風橫吹、海橫盪、雲橫抹，

★ ★

也無意乞憐。

椰樹直聳在沙灘邊，

薰風抱着熱浪狂舞，

這支歌是唱給大家聽的，

插破自然的單調，

烈日噴着白色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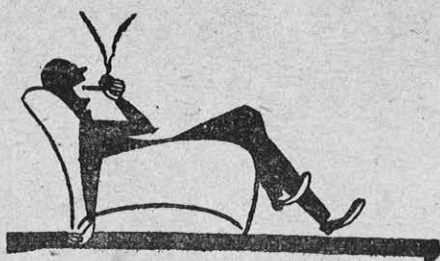
只別讓椰樹聽見。

給行人印下諧和的畫面。

椰樹撐起綠葉傘，

食風樓隨筆叙

丁月暹天



青蚨飛去復飛來」，粗賴溫飽。

當我打發生活的擔子壓上筆尖，美麗的憧憬也繞上筆尖。縱使是真的身外一無長物了，尚可絞盡腦汁，寫成千幾百字糊口。書馱子的結習依然如舊，總愛於押尾書上於××樓、××園的字樣，有時，承報章雜誌的長期特約，可以連篇累牘地胡說八道，竟堂乎皇哉冠上「××樓隨筆」、「××堂雜錄」，擺擺廟堂文學的架子

讀書人多窮，也愛高自標致，所謂瓶無餘粟，而意若萬鍾。比如很多人常好以齋堂園墅自號，其實是偶爾紙上寫寫，聊以陶情，好像意圖神樓，望而莫接。我自喪亂以來，飄泊四方，毋遑寧處，夢想不到在一切賴以生活的本錢花光之後，竟膽大心粗，拿着一根什麼人都不能當做觀觀對象的筆桿，向牛活的賭場盲目下注。李白所謂：「有時六博壯士心，繞床三匝呼一擲！」居然由我抒發豪氣。而事實也真的「

。但慚愧得很，我的齋堂園墅的匾額，永遠是填在書卷上，或者是刻在印章上的。碰到相識的朋友，說句撲實無華的客氣話：「請到寒齋吃苦茶。」那朋友如不客氣跟着我來，則名副其實的「寒齋」，仍在子虛烏有之境呢。

我並不是貧得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廿年像輕塵般流浪，華麗的齋堂園墅也真的享受過，就是偏處陋巷土屋，起碼也有容膝的空間可以坐臥；不過，奶媽手裡抱着的孩子，不論是好的壞的，總是人家的，此身如寄，隨遇而安。你也許會用一種超現實的觀點來欣賞我的住所，可以大讚歎，特讚歎，惟千萬別牽涉到業權的持有，派定我做××樓××堂的主人，荷一着相 窮措大的本色便暴露無餘。

人是生於天地之間，也可斷定是居於天地之間的；故我的紙上樓閣，總是寄託於天地之間。綜計歷來筆下建築的堂構，都非絕無依傍，有屬於寫實派的，像幾年前初至香港，依棲於朋友家裡的「閣仔」，因自命曰「閣樓」；有屬於象徵派的，像會賃居於人品混雜的公寓，整日整夜給麻雀聲圍攻得頭昏，却苦着臉自我陶醉，也自命曰「聽竹濤樓」；有屬於浪漫派的，像我雖是沒有屋子的人，浮生到處，總有屋子可住，甚至有很好很

好的屋子可住，老氏所謂「爲無爲而無不爲」，我竟從力行中深悟其理，因也自命所寄曰「爲而不有齋」……：：：：凡這一切，都有文章爲証。如傳諸後世，子孫們不知就裏，必搜集若干紙上証據，斷定我擁有這麼多的房屋地產，把身份劃入地主階級，傳列大亨，百年之後，有餘榮焉。

屈指南來三載，執業爲糊口，單憑舌耕也可生活了；而得魚未能忘筌，筆桿仍是偷空搖搖的，惟文章的押尾與冠首，尙無×樓×園那一套。這幾天，接到余德寬兄爲「蕉風」創刊號徵稿的信，並囑我源源多寫些馬來亞氣息的嚮語，竟觸動雅興，我又想從筆尖建築一座馬來亞氣息最濃厚的樓閣來。按這裏的「頭家」們在郊外幽勝處建築的園墅，大家都叫「食風樓」，這回我也來一座「食風樓」罷，遠方讀者，幸勿望文生義，相詫不久以前蜷伏「閣樓」上的傢伙，跑到南洋，淘得金塊，轉眼便是「食風樓」中的「頭家」了；搖筆桿的舊伴，查查「食風」的特注，也許意吟着「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而存嚮往之心。究竟，我的食風樓的風格，仍是屬於浪漫派的。不要因爲過去會很寫實地題過「閣樓」，而對「食風樓」也看得太現實了。於是，我的食風，不得不自立新說：

第一·朋友們如果認爲「食風」是應歸納於寫實派的，也無不可。請真地望文生義，食風樓就是貨真價實的食風樓，其中空空洞洞，一無所有；然風月無邊，取攜不盡，同志男女，望風來歸，主人當調誠以風饗客，

談笑既能風生，風餐逾於玉食。

第二·我自知淺薄，於學問之道，雖涉獵多年，而因革者多，創獲者少。今執筆爲文，日有常課，肚子裡有時缺乏貨色，也必吊出幾點墨水來；此中秘訣，便是聞風耳食，多豎起一對順風耳，舉凡古今中外，遠戚近鄰，如有嘉言讜論，盡收筆底。風是文章的餵料，不食無以壯大。

第三·更有進者，風是空氣的潮流，是文化行進的象徵。天下滔滔，很多人像牆頭草，隨風而靡，對風氣一味順應；區區竊不敢苟同。在風氣的激盪中，不是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的，要食而化之，含英咀華，不論氣力够不够，從口中吹出來總是自己的風；食風樓中聞風耳食之餘，用以饗客的正是這種自己的風。

從前梁鼎芬在武昌的住寓，自命曰食魚齋，彈鋏來歸，不患無魚；而塞門旣榜曰食風，過訪諸位善男子，善女人，無酒無殺，慚愧慚愧，只好請諸位食風了。作食風樓隨筆。

歡迎廣告

本刊歡迎各界刊登廣告。

封面內頁，封底內外頁廣告，全頁八十元，半頁四十元，四分之一頁二十五元。內文頁廣告，全頁六十元，半頁三十元，四分之一頁二十元。

空頭支票

—— 都 市 小 唱 之 ——

蒂 白

新加坡是個商業都市，在這裏一切以經商賺錢為主，萬事非錢莫辦，只要有錢，勢必有其社會地位。據說在這商業社會中甚麼身份、地位、學問、才智全都是假的，能賺大錢才是真功夫。賺錢最要緊的是要有「商戰精神」，因為商場如戰場，用兵不厭詐，本錢不怕小，惟恐胆識太差；經商但求不賠本，道德良心可以按下不提。在這種商戰精神的激勵之下，這個商業社會自然會產生形形色色的怪現象，下面所寫的祇不過是習聞常見的一段都市小故事。

上午十一時半。

德榮公司老板李德春才懶洋洋地到「烏畢」裡來，剛踏進他的小辦公室，立刻發現桌上一封星華銀行的通知書。

裡面夾着一張淺黃色的支票，誌銀五千元，是華爾張貿易公司總經理張九如在上月底開還他的一筆貨款，上附銀行當局的小條子一張，註明「存款不足」。

「存款不足」四個字立刻使他的商戰精神抖擻起來，一方面他不能白受張九如的欺騙，另一方面又得從速設法彌補他經已開給別人的支票的缺額。於是他恨恨地把那張廢票扔在抽屜裡，罵聲「他媽的，又是駁仄，小張簡直是個買空賣空的騙子！」他立刻給張九如打電話。

第一次打不通。

他罵張九如是個大混蛋。

第二次搭錯線。
他怪所有的接線生都是飯桶。
第三次又打不通。

於是他暴跳如雷，幾乎要把電話機摔個粉碎。

第四次打通了，可是對方却慢條斯理地回答他說：「我們的張經理到經濟司交涉公事，還沒有回來！」

眼睛跌坐在沙發上咬牙切齒，滿臉殺氣騰騰，宛如鬥獸場中的一頭蠻牛。

再問一聲甚麼時候才能回來，對方竟直覺的感到是凶多吉少的預兆，担着然不回答把電話掛上了，氣得他瞪着一肚子小心地拿起聽筒。果然不錯，

是萬裕銀行的會計主任的電話，關照他說，他開給××土庫的支票存款不足！又是「存款不足」，於是他立刻低聲下氣運用另一種卑恭屈膝的商戰精神要求通融通融，好容易才獲得銀行答應，限他在今天下午兩點鐘以前，墊足存款就不立刻打退票。渡過這一難關，他立刻打電話東挪西借，甚至動用了別人暫時寄存的一筆貨款，好容易才把不敷的數目墊足。鬆了一口氣，他筋疲力盡地攤在沙發上，繼續痛罵張九如混蛋，差一點累得他用掃地，身敗名裂。

歇了一陣子之後，他決定到華爾張貿易公司找小張算賬。

小張是大名鼎鼎的富翁張乞來的兒子，打退二十年，提起張旺記「大肥乞來」，誰也得翹起大姆指讚一聲「嘿！了不起！」那時，只要到一條仰光船，總得二十艘大舢舨，才載得完他張旺記的白米。那一家米商要是不看張旺記的行情做買賣，那簡直是盲人騎瞎馬，自找苦吃。

可是二十年後的情形却就完全兩個樣了。張九如這位少爺吃喝嫖賭無

一不精，祇是對米糧這一行生意不感興趣，就連張旺記這一個老招牌，他也看不順眼，嫌它不合乎時代潮流。他把一片金打的店務全交給經理林祝三去打理，自己又搞一間華爾張貿易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作起進出口生意來。這樣，搞了幾年，生意沒有做好，經不起他一再虧蝕和揮霍胡為，張乞來留給他的遺產也漸漸化光了。於是他終於淪為第三流的投機商人，贖下唯一的本領，就是，專靠串門子，做點買空賣空的生意。

德春雖然知道九如只不過是一個空架子，但由於彼此都是混水摸魚，所以有點臭味相投。不過，但凡利之所在，彼此却又難免勾心鬥角。最近德春爲了購進大批日本貨無法完全脫售，弄得焦頭爛額；而張九如竟能在他的走頭無路之時幫他一手，運用他的特殊手段向聯邦銷售了一批貨物，倒是臆想不到事。可是貨款呢！德春想起來又恨得牙癢癢的，他媽的，又是一張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德春在華爾張貿易公司等了很久，張九如才姗姗而來，腋下挾着一個

大皮夾，西裝畢挺，洋派十足。可是他發現德春板住臉兩眼直瞪住他，就可就不得他不感到有幾分驚慌失措。

「老兄真是貴人多忙，好難找啊！」德春悻悻地說。

「剛爲一筆外匯的事，到經濟司辦交涉，就攔了半天。」九如明知德春是「來者不善」，但却裝成若無其事的样子繼續說道：「老兄有何見教？」

「哼，老兄這張支票又駁出來了。」德春開門見山，立刻把支票掏出來。

「噢，真對不起，這是一大誤會！」九如依然是滿不在乎的樣子。

「什麼？你開空頭支票，還有甚麼誤會！」德春光火了。

「請老兄原諒，我的支票向來都是兌現的。」

「這一張明明是存款不足！」

「昨天給別人誤了事，一張換城的支票沒有過成賬，小弟太忙，所以忘記通知你慢一步進賬，誤會就在這裡嘛！」天曉得，他的換城支票在那

里！

「做生意要有商戰精神，那能忘記！」

「小弟正因為商戰緊張，所以：」

「九如滿臉堆笑地說。」

「所以開空頭支票！」德春帶諷刺地再頂上一句。

「小事情，我換張期票給你就是了，老兄何必這麼着急。」說着九如一轉話題以神秘的口吻說：「最近我正在接洽一宗買賣，十拿九穩。」

「一宗買賣！」德春有點動容，但仍然一臉秋色念念不忘於解決那張空頭支票。九如順勢，一把拖他到屋角裡，在他耳朵旁邊輕聲細語；一會，德春的臉上也現出了笑意。

兩人嘀咕了許久，九如斬釘截鐵地嚷着：

「這一次機會真是千載難逢，老兄不要錯過！」

「我想太冒險了。」德春還有點猶豫。

「一切出口手續我負全責！」

「想你交遊那麼廣濶，自然不成問題，不過貨辦不對……。」

「等他們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信用總得維持。」

「這和你沒有關係，經手人是我！」九如拍拍胸膛。

「不過……。」

「人家可以把椰乾變成胡椒，臭鐵變成鐘錶，我們祇是把三等貨當成一等貨賣，這有甚麼稀奇！老兄，這是商戰呀！」

德春仍在沉思着。九如斜眼看他一看，故意冷冷地說：

「老實告訴你，我已經和買方簽妥了合同，你既然不願合作，那我只好找別人了。」

九如這一個圈子一兜，德春立刻轉了口氣。

「哈！哈！老朋友，慢慢商量好啦！」

「你辦貨，我轉手，你我利益均分。這年頭利潤一百巴仙的生意做夢也找不到，你還猶豫甚麼呢？」

「貨款是不是一次繳清！」德春最關心的還是這一點。

「只要貨物上船，我們馬上可以向銀行支領，信用票可以先交給你保

管！」

德春沉吟了一陣。

「好！好！就這麼辦吧！」暗地又盤算着，怎樣以四等貨充一等貨交給九如，自己再多撈一筆。

於是兩人緊握着手，彼此都樂在心裡。

最後，九如另開一張期票換回那張存款不足的支票，爲了表示誠意合作，德春自然也只好大方的，多讓他週轉幾天。臨走，張九如眯着細眼說：

「老兄，這事要辦就要快，遲了錯過機會。」

德春也眯着細眼說：「要快，要快，不能遲！」

這是絕不動人的小故事，沒有結局，可能不會有結局，因爲在商戰精神的激勵之下，這種醜劇永遠不停地搬演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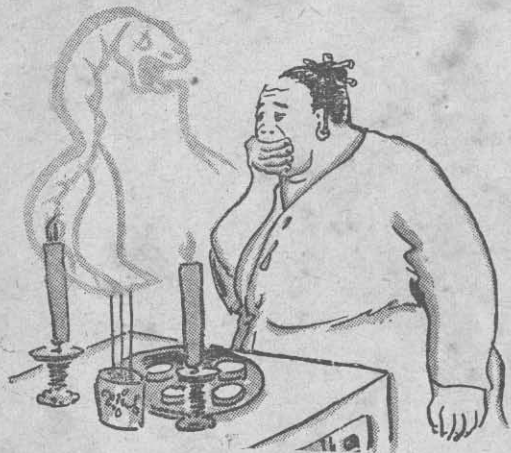
玉皇大帝發動細菌戰

申長

南洋的天氣，四季常夏，所以過起中秋節來，也覺得沒有特別的味道。既沒有冷風習習，也沒有桂子飄香，只是天邊的圓月還和故國的差不多。應時佳節失去了其應有的陪襯，一切都顯得索然乏味，所以今年中秋

連月餅也懶得吃了。我之不吃月餅並不是有甚麼顧慮，而是因為在南洋一年有十二個中秋，隨時高興起來都可吃月餅的，不一定非要隨俗湊熱鬧。但是今年中秋節，在馬來亞也有很多人和我同樣地沒有嘗到月餅的味道。他們之所以不吃月餅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原因是在這場「反月餅商」的神聖戰中，聽信了某方的宣傳，認為玉皇大帝真正的在發動細菌戰，把三千妖蛇摻雜在月餅內擇人而噬。結果月餅商固然大嘆霉運，而許多善男信女也因此喪失了一頓口福。

從這場「玉皇大帝發動細菌戰」的中秋喜劇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謠言的可怕。但是為甚麼這種荒謬絕倫的鬼話，竟然會有人信以為真呢？提到這問題，便要很冷靜地檢討檢討我們的社會風氣。所謂謠言止



於智者，只有在講求實証精神，講求慎思明辨的智者社會中，謠言才會根絕。反之，一般人遇事不肯思考，道聽途說，輾轉相傳，甚至加油加醋，恰好給造謠生事者作了義務宣傳筒，使無稽之談充塞於街頭巷尾，弄得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這種推波助浪的罪過，實和造謠生事者差不了許多。

會參殺人的故事足可說明謠言的邪惡作用，像會參那樣有道德修養的人，也經不起謠言的一再傳佈，甚至使他的母親都對他發生了懷疑。我們不要譏笑那些不敢吃月餅的愚夫愚婦，實際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誰也不敢說沒受過謠言的誹謗和愚弄，誰也不敢說沒作過謠言的宣傳筒。但是謠言既對社會影響如此重大，我們社會中的每個人，尤其是智識份子就不得不提高警惕，雖不有意造謠，也不無意傳佈，讓任何從我們這裡過濾出去的消息，都是正確無訛的，則謠言自息，這樣的醜劇也再不會上演了。

新嘉坡掌故



新嘉坡現在已成爲人口一百二十餘萬的大都市，有平滑寬廣的汽車路，有十八層高的摩天樓，有新建的飛機場，有巨大浮船塢，一切都已披上了摩登的外衣。然而我們在街頭閒步時，還能見到彳亍滯緩的牛車和纏着小脚的老婦；在來往行人的口中，還能聽到富有掌故意味的地名，例如大坡、小坡、大門樓、水仙門、八間仔、十八溪墘，……等華僑俗名，又例如 Kampong Susu (Cross St.)、Kampong Java (Arab St.)、……等馬來土名，又如大日密 (Tuah Paya)、後巴密 (Ao Paya)……等華巫合璧的俗名。這在熟悉當地掌故的人聽來，不禁有滄海桑田之感。

可是從它本身的歷史來講，並不能算太年輕，我們以上溯到一千七百年前。因爲我們知道，三國時吳國的廣州刺史呂岱，曾派宣化從事朱應，和申康泰到南洋來宣化，回國後著書一部，記載南洋的風土。康泰著的書叫「吳時外國傳」，其中有一段記載：

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拘利便是一世紀時，希臘地理學家他利彌 (Ptolemy) 所繪的地圖上的黃金半島 (Chersonesus) 東北岸的 Coli 的對音。黃金半島學者公認爲馬來半島，也就是康泰所記的「崎頭」，梁書卷五十四扶南傳也稱牠爲「海崎」。「極崎頭」便是半島南端，該指新嘉坡島，所以「蒲羅中國」，應當便是新嘉坡古時的別名，也許就是馬來語 Pulau Ujong (崎頭之島) 的對音。至於「人皆有尾五六寸」和「其俗食人」等語，雖則可以說是誇大，但也有可能；至今菲島尙有有尾民族。

在唐朝以前，南洋的交通要衝是在現在的克拉地峽 (Isthmus Kra) 附近；因爲海盜猖獗，風濤險惡之故，很少有船南繞半島航行的。但到唐朝時，南洋的交通已大大的進步了，從越南東南海中的軍突弄山 (Pulo Condore 今稱崑崙山)，航行五天，便到新嘉坡了。據賈耽的「四夷路程」所記載，當時土人稱馬六甲海峽爲「質」。有人以爲「質」是巫語 Selat 的對音；但我以爲是「峽」字的轉訛。賈耽說，質的北岸是羅越，南岸是佛逝。佛逝，已爲學者公認是室利佛逝 (Sri Vijaya) 的縮稱。羅越，據韓槐準先生說，是巫語 Laut (海) 的對音，是指 Orang Laut 的國家。牠的區域，大約包括新嘉坡和柔佛。

(待續)



蛇的傳說

抗兒

相傳馬來亞初始開闢時，有一羣華工，在中馬一處重重野林的深山裏，伐木斬棘，墾拓，種植的園地。一個秋高氣爽的傍晚，他們工作完畢，正在狼吞虎嚥地用膳時，突然從叢林裏出現了一位穿着整潔袈裟的年青和尚。他們對於這位突如其來的貴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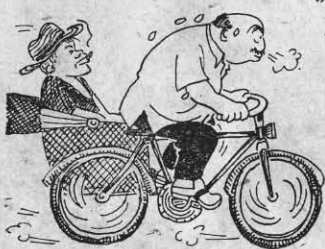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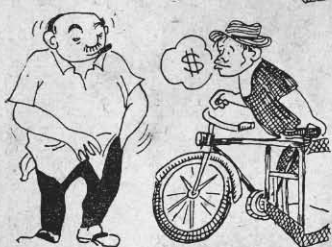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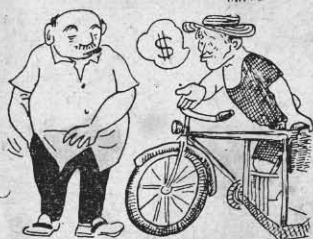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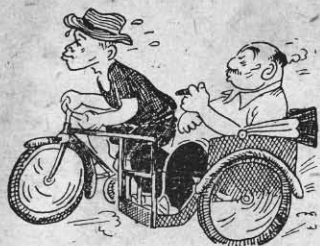
自然感到萬分驚奇，不由得以優禮相待，嚮以白飯豆腐等素食；而他也領情受用。飯後，這位方丈便說明來意，請求他們明日暫緩燒芭，以修善德。可是他們認為事情過於唐突，且燒芭與行善是二件事，便以無權過問為理由拒絕了他的請求，而致令他失望而去。這樣過了幾天，燒芭的工作完畢後，他們突然發現曠地上橫陳着一條長達數十丈的大蟒蛇，尸體已被烈火燒得焦黑。後來他們把牠分段掩

埋時，發現牠的腸胃裏有白飯豆腐等物；因此傳說那個和尚便是這條大蛇的化身。

而這傳說還有另一個說法。在他們燒芭的前夕，工頭突然得到了一個怪夢：有一個眉清目秀的美女兩眼滿掛淚珠，苦苦地哀求他暫緩燒芭。第二天，他照常燒芭，燒芭時，他們覺得小山不住的震動，燒完後，才發現山上躺着一條枯焦的大蛇。

勞
資
協
調

• 岳 •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的一夜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元月。

正是中國農曆歲尾，近年夕的一個傍晚。太陽已冉冉地沉入海綫，水面上賸下半個血紅的火輪，映得滿天絢燦的彩霞，海上一線波漾的金光。洶湧的夕潮，衝打着新加坡拉的海灘，在嶙峋的岩砂上翻滾，激起浪花。岸邊的椰樹、芭蕉、棕櫚、青竹都隨着晚風，在夕陽斜照裏搖曳着婀娜的姿影，鬚髯迎着海上漁人的歸帆。

這時，散落在海畔與新加坡河岸的菜園、甘蔗園、胡椒園、棉花園、黃梨園，一切橫七錯八的亞答屋、板房、磚樓的頂上都颯繞着灰白色的炊烟。從新掘去山仔的菜佛士坊，到對河填平了沼澤的甘榜加覽，幾條頭簸不平的黃土街巷，串流着熙攘的人群。

那買桂刁的、買豬腸的、買椰子糕的、買五味湯的、買沙爹的、買苦茶的、買生菓的，開始沿着海岸擺起小攤招覽着顧客；馬來人也搬出紗籠、小帽、編織的籐籃竹筐在路邊兜賣。辛勤了一天的苦力與開墾者，這時蹣跚起大腳樞，蹣跚在小攤前的矮檯上，一面用汗巾擦着曬焦的背，一面大嚼着廉價的澆頭飯；大榕樹的蔭下，三五成羣的馬來下民，有的嚼着紅檳榔，有的正抓着辛

辣的咖哩；在海墘廣場搬大石的吉寧囚犯，也歇了工，由穿藍制服的番鬼獄吏押送着，整隊歸去。

沿着清悠的新加坡河，有穿花衫的姑娘、和圍着深紅、深棕色紗籠的馬來娘惹們洗衣，發出清脆的砧聲。河口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子，撲弄着倒灌的潮水。

夜幕漸漸降下來，天邊遺綴着一絲殘暉，一切都昏黃了，只有河岸打鐵舖的熔爐，閃着熊熊的火星，照見那高脚屋子前的老漁人，深埋着雙鬢斑白的頭，磨着鏽了的魚叉，身旁坐着搓草繩的小孫女。

有一盞椰油燈點起了，接着小攤和人戶的椰油燈紛紛閃亮起來，賭館也開始嘈嚷，燃起輝煌的華燈；遠處傳來陣陣鑼鼓聲響，是會館裏的年青小伙子，正鍛練着舞龍與耍獅子的身手。

黑夜，一切秘密的罩衣。

那新發家的米舖頭家和甘蔗園主，挺着大肚，搖着長辮，向街角的煙館青樓走去。那會堂的老大正和一個帶馬來毡帽的「拉爺」，比劃着手指，低聲的爭論着，運一批奴隸和豬仔到霹靂礦地去的價錢。這時，也許正有一支吃水很深的大舢舨在僻靜的海灘下了錨，船上滿

載着槍彈、財寶和煙土。扒手們也從各陰黯的角落鑽出來了，在鬧市的人叢中穿梭。

「喝！喝！」一陣吆喊，一駕華貴的馬車馳過。拖車的兩匹健碩的小日里馬得意的蹣跚着頭，彈着小花步；車前車後緊隨着一隊圍白布的吉寧跟班，每人手中擎着一支通明的火把。路人們都調過頭來，赤腳襪衫的孩子跟在後面叫嚷鬥趣，直到那玲瓏清脆的馬鈴，向王家山坡的大道，響去得很遠了。

鏢！鏢！鏢！兀的，一陣震耳的鑼聲。

「看大力士角力，吉寧的力士猩猩，對馬來的武士峇當第二。」

鏢！鏢！鏢！鏢！

一會人們都聚集到紅燈碼頭邊的草埔上。

那叫做「猩猩」的黑胖大漢，拿着一支酒杯粗細的鉄桿，用勁一扭，鉄桿便成直角的彎曲了。

那叫做峇當第二的魁梧高佬也不示弱，一掌下去劈碎了身邊一塊半尺厚的大石。

觀衆們喝采着。

鏢！鏢！鏢！又一陣鑼聲。

兩個力士開始比武了，黑胖大漢抱着魁梧高佬的腰，那魁梧高佬扭着黑胖大漢的脖子，在草地上翻滾掙扎。打了一會，黑胖大漢把魁梧高佬舉在肩上狠狠地摔在地上。第一個回合結束了，高佬的鼻子汨汨地滲出血，黑漢的眼睛也青腫了一塊。

觀衆們鼓掌！喝采！敲鑼的拿着小竹筐過來收錢，

觀衆們紛紛扔出墨西哥來的、西班牙來的、印度來的，各式各樣的小銅錢和小銀幣。

鏢！鏢！鏢！鏢！黑漢與高佬又打成一團，沉重的喘息夾着哀哭的叫聲！

哈哈！哈哈！人們的笑意不在那麼濃郁了。

「紅燈！紅燈！大眼船進坡了！」是誰眼尖，先發出第一聲尖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調頭向海中心望去。

在黯黑的海中閃着一盞紅燈，這是從唐山來的大眼船落港了。

人們紛紛向海灘跑去，那南貨店的頭家、炮竹店的老板、綢莊的少東、磁器舖的頭櫃、還有專接豬仔的老大，都匆忙的僱了舢板和小搖櫓向紅燈划去，婦孺們背着孩子，小孫子牽着他們的祖父，也擁到海邊來瞭望了。他們都渴望着從唐山帶來的鄉音，也想把他們勞苦的心跡寄回去。

馬來人吉寧鬼也都被引動到岸灘，爭着要做一番生意。這時廣場上只剩下敲銅鑼的發楞的佇立着，還有兩個鼻破頭腫的大漢躺在草地上。

便連那流落在這赤黑的土地上的二十年，孤苦伶仃鄉音斷絕的寫字先生，暫時也拋了他代人寫書信的小檯，慢條斯理的走近海邊，向那黑茫茫的大海張望着，取下老花眼鏡，用汗黑的布帕，擦一下擠在眼屎堆中的一滴淚痕。



椰樹下感懷

山東佬

記得蘇軾的水調歌頭詞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當真，古往今來，人生總是脫不了「悲歡離合」的圈子，很難得可竟一生而居處於一地，過一輩子一成不變的生活；其實就算有這麼的生活，那是否就是幸福，原也是個疑問，不然的話，那來一句所謂「曲線的人生」？

人的處境，假如全無變動，就會感覺到生存天地間，可太平凡了；平凡的人生，自然顯不出多大的人生價值。也就是說：古往今來的人，常有不自甘平淡的虛度歲月，而喜歡具有不是時勢造英雄，便是英雄造時勢的觀念，全不因週遭的環境而長縮，一心總是爲了奮鬥，爲了爭取不平凡的前途。因此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就沖出了許多不同的人生動態。

正如九一八事件所演下來的世界，可就將許多人的生活轉變的太利害了！在那個大洪流中，我就是被沖出

來的一個。那時候，會也懷着過毫不興奮而祇有憂慮的一顆心，因爲住慣了有着春夏秋冬不同氣候的祖國，一下子將要投到雲山遠隔，長年皆夏的南洋，一來人情風俗會未領略過，起碼將靠以餬口的事業，全沒把握，怎生不使我當時在香港趁輪的當兒，會對着茫茫的大海，表露出無限憂容？

時光過得真快，轉眼間，已是二十年間事，雖則過去所引爲憂的一切環境，而今已成了自然。二十年來的經歷，可說已够使我變換了整個的人生，我已不再感覺客地的生活方式會比故國的差了很多。

會記得日本有一位作家，寫過一篇有關馬來亞的椰子文章，文首是描述會有一個遠自蘇門答臘那邊隨波漂蕩的椰子，這個椰子後來給有力的波浪沖擊到馬來亞的岸上來，從此就生根茁長，以至結實，再演下去，就使馬來亞產出了這麼多的椰林，爲當地增了不少財富，也增了不少風光。像

這麼簡單的一段故事，使我今日站在馬來亞半島的椰樹下，極目天南，禁不住萬緒情懷。

想，一個從老遠的彼岸漂來的椰子，當其到達馬來亞之岸時，不爲狂濤沖壞了軀殼，不爲炎陽晒焦了有生機的胚芽，已算你椰子難能可貴了。到頭來還能够在沙多泥少的灘地，居然長出軒昂的軀幹，散出驕驕宏葉，傘般似地屹立着，當真值得你可對着人間傲然俯瞰，這並不是你椰樹過份看輕了一切。

想當年，故國多難，內憂外患頻相逼，身爲國民的一份子，既無能捍衛錦繡河山，也應當點苦滋味，到大後方幹救亡工作；道理上是不容許逃避現實，靜個兒就寄跡於椰風蕉雨之地！呀，這難道就是我已羨慕馬來亞爲樂土，認作世外桃源，有意把此生終老於這麼一個地帶嗎？不，這全不是我的本意，乾脆說一句：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嘆而今，鏡子裡已映出了我的霜鬢，椰樹下的人兒，別無企望，祇問青天，何事有家歸不得！

行在獅城

— 絮 絮 邱 —

「行」在新加坡，是確然稱得上一個難字的。凡是住過新加坡的人，應有這種感覺吧。

在一般小市鎮，誰也不會感到「行」會發生什麼難題。即以古城——馬六甲來說，你要上街購物也好，訪友看戲也好，到丹絨去欣賞海景也好……都無妨勞動尊腿，安步以當車；若是三兩知己同行，則邊談邊走，不但不會覺得疲勞，反而感到別饒風趣。

而在新加坡呢，則因為市區寬闊，一出門，便非借助於科學的產品——車輛不可了。這，大概也是文明都市之一特徵吧？

論速度，自當首推汽車；論經濟，則以坐「巴士」為上；若論方便而又經濟，則當歸功於腳踏車了。除此三者以外，還有一種不上不下的車輛，那便是三輪車。

腳踏車在新加坡，為數在數十萬輛以上，可見其普遍性。工人，學生，小職員，以及山芭裡的農民，大多擁有腳車一架。一來腳車價格不昂，新的不過百餘元，舊的只要數十元；二來行駛方便，雖是羊腸鳥徑，也可通行無阻；這便是它的優點。不過，在車禍頻仍的新加坡，犧牲者却多數為乘腳踏車的人，這又不能不令人阻寒了！

推原究委，一半固然須歸罪於汽車駕駛人的鹵莽；但大半還是咎由自取：因為一般乘腳車者，經常喜歡兩三人並駕而馳，談笑自若，好像公路是屬於他們幾人所私有，汽車的喇叭聲，在他們背後連續而發，他們也充耳不聞，毫不閃避。有時，汽車的速率甚大，一時不及掣止，車禍不免因而發生了！

荒山之夜

· 高 路 ·

當太陽神駕着火駒落下西山，黑夜便披着墨色的外氅來臨，荒原的野草發出低微的嘆息，海的浪潮在沙灘磷岩上泣吟。

魔王跨着三頭的黑馬向高崗急馳，身後緊跟着無數的骷髏和幽靈；骷髏的骨節震擊出格格的怪響，幽靈擠過樹叢擦出索索的淒音。

所有的骷髏和幽靈都從地底爬出來了，歡悅而癡狂的向魔山之巔奔進；在黎明之前他們將舉行一次大會，會中節目有「死之舞」和「墓地哀鳴」。

所有的骷髏和幽靈都爬出來了，在半空旋舞，在草間蛇行，他們趕到了山崗伏在魔王脚下，靜肅地聆聽魔王的指示與命令。

魔王揮動鉄鞭，發出礫笑，

有一次，我駕了汽車，沿克里門梭路而行，到了烏節路圓圈，開了左手的信號燈，要越過對面的時候，雖然左邊的汽車都已停止，不料有一架年輕伙子騎着的腳車，依然衝出了路口，這時，我的車子已到了「丁」字路口，那青年也向右望到了我的信號，在我想，他當然懂得交通規則，應該停止讓路；誰料他並不煞車，依舊向前直衝，差一些兒就撞到了我的車子，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好在我一邊撇了喇叭，一邊把輪盤迅向右轉，才算避免了一場車禍。你想想如果此禍發生，咎在何人？

現在，且談談我坐三輪車的經驗：

是八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和一位友人同坐一輛三輪車，由小坡大馬路向大坡而行，到了史丹福路十字路口，紅燈已經出現，誰料那車夫依然勇往直前，一輛由左而右的大型汽車，擦着三輪車的屁股而過，把我們兩人嚇出了滿身冷汗！告訴你，像這般勇敢的三輪車夫，比比皆是。

又有一次，我從街上買了一堆東西，要回拿敦路的寓所，因為坐巴士不便，便僱了一輛三輪車。事前我已向他申明：從里峇峇里路口以上，那段路是有一些兒傾斜的。他說不要緊，只要我答應他車資的數目便好。我雖然應允了，不料他踏到了兩路的交叉點——即拿敦路路口，便把車子停了下來，叫我下車。我說：

「這是路口，還有一段路呀！」

「這不是拿敦路了嗎？我管你路口路尾！你看，前面的斜坡，怎麼踏得上？」

「但是，我不是事先跟你申明過了嗎？你怎麼可以半路停車？」



鞭的閃光刺穿長空，礙笑在荒山翻滾；一時，豺狼停止了嗥，夜梟也不敢叫鳴，大地的血凍結了，風不吹，草不動，一片淒清。

「小鬼們，我派你們去到人間，我已賄賂了白晝之神，取得了通行証，你們要鑽進窗戶，爬入烟窗，尋找你們的道友，我的門徒和子孫。」

「把愚蠢散入他們的腦袋，擠出他們心中的誠實與愛情，讓貪婪的毒漿在他們血中流，自私的鍊枷縛着他們的全身。」

「再覓一個妥當的下手機會，用槍彈打穿他們的腦袋，刺刀戳入他的心，等他血流竭了，皮肉都化成泥草，便把他引到地之幽牢，領取你的獎金。」

魔王又揮動鉄鞭，發出礙笑，鞭的閃光刺穿長空，礙笑在荒山翻滾；骷髏與幽靈伏在地下，高奏死的歡呼，病的采聲。

其中有一個小鬼怯怯地問道：

「怎麼？你不把我當人看待嗎？像那樣的斜坡，叫我怎麼踏上去？」

料不到他會那麼蠻橫不講理，於是只好目認倒楣，另僱「的士」而回。

從此，我決心不坐三輪車，以免受無謂之氣。

在新加坡這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唯有電車和「巴士」，是最平民化的交通工具了。你瞧！所有交通要道，不是不斷地在馳騁着一輛輛「巴士」嗎？而且每輛車子，無不擠滿了人！從大坡大馬路到芽籠，以至於裕切律，「的士」需費五毛，而「巴士」不過二毛至二毛半，便宜了五十巴仙，你還不願坐「巴士」嗎？

但是，且慢！擠在「巴士」上，你可得千萬當心！不然，當你下車之後，也許你將發覺衣袋裡的自來水筆不見了，褲袋裡的鈔票，居民証等，也不翼而飛了！那時，你將後悔說：

「唉！我爲什麼想省二毛半錢呢？而今是……」

有時，還有更討厭的遭遇呢！

有一次，我從白宮門口上了第十路「巴士」，這時，車上已擠滿了乘客，我只得在進口處擠立着。一個年青的賣票員來了，我給了他一個兩毛錢的角子。他收了錢，不給車票，只做了個暗示的手勢。自然，我並非生客，不至於不懂這類把戲的。

車子到了余東旋路，上車的比下車的少，車廂裡鬆動了許多，我也就把位子移進了一點。不料，這時那賣票員又來向我要錢了。我說：

「在白宮上車時，不是給了你錢嗎？」

但他不假思索地說：

「沒有呀！」一面又故意端詳了你一下，接着說：「我的記

「我們該用什麼計謀，伏請指示分明。」

魔王斜斜地睨了一眼，憤怒地吼着：

「這樣簡單的事情難道尚須多問。」

「放出愚人蟲使人們日日沈睡，永遠無知無識，受盡貧病飢饉，再派彩色的蝴蝶遍撒迷人的花粉，讓大地瀰漫着欺詐與色情。」

「用金錢填滿人心的黑洞，直到血充滿眼，眼把狗當人，築起高台，再給他一條虛榮的繩，從半天雲裏把他推下，跌個粉骨碎身。」

「讓人們的眼淚匯成江河，使哭叫哀號變成賞心的樂聲，用一個美麗的謊言點起火頭，燒起戰爭的火海把世界焚個乾淨。」

魔王抹一下血口上的涎沫，又揮動長的鐵鞭，發出礙笑，於是骷髏和幽靈開始了輪擺，骨節擊着骨節，慘音和着淒音。

歌停了，舞止了，魔王將手一擺，小鬼們一個個在樹叢草間消失了踪影；

性最好，不會不認得你的！嚇！」他露出滿臉不屑的神氣。

「多給你一兩毛錢又算得什麼！」我心裡忖度着，正想從褲袋掏錢給他。但是看到他那種揶揄人的神氣，知道決不可委屈自己，再給他錢。如果這樣，不是證明你的欺罔了嗎？於是，我悻悻然說：

「朋友！你得把眼睛張開一些，不好隨便侮辱人呀！」誰料他要倔強到底，說：

「嚇！哪有坐車不給錢的道理？」

我越被激憤了，睜大了眼說：

「喂！你說什麼？你一點也沒良心，也不講理？」這時，我已到了站，正要下車，忽聽到有人為我不平：

「真是！揩了油還要嘲弄人！豈有此理！……」

朋友！在這樣的場合，如果你不氣憤，才不是人！爲了方便，也爲了節省時間，打腫臉孔充胖子，我終於買了一部舊汽車，也學會了駕駛。朋友們見了面，總不免打趣說：

「喂！變了汽車階級啦！」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個人若要別人來了解他，確然有如駱駝之穿過針孔！

有了汽車，照理，雖然在新加坡這大都市裡，「行」是不會成什麼問題的了；然而，事實上又並不然，還是免不了種種麻煩的。

譬如停車，便是最傷腦筋的事：當你駕了車子，到了某一個目的地時，却發現街邊盡是車子，再也找不到

他們分散開，趕忙進行暗中的工作，要在太陽升起之前把狡計完成。

於是魔王又揮動鐵鞭，發出礫笑，鞭的閃光刺穿長空，礫笑在荒山翻滾；一時豺狼停止了嗥，夜梟也不敢叫鳴，大地的血凍結了，風不吹草不動，一片淒清。

一個空隙可以让你停車。於是，你只好繼續前行，也許被你發現了一個丈餘長的空隙，心裡暗自高興，但抵地時，才看到了一個紅色水龍頭，你將會心地笑着：「哦！原來如此！」於是，你又只得一再向前，說不定你又發現了路左有一大段空地，正想把車子停下，但是，向路心一看，原來却有一條白綫躺在那兒！於是，你又只好向前行了。等到找得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回頭一望，目的地已看不見了！無奈何，只得勞動雙腿，說不一定要走一二十分鐘才到目的地。

其次，爲了預防車禍，你自己雖然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無奈前後左右，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就免不了有莽撞的冒失鬼，置交通規則於不顧，出乎意外地撞你一下：饒倖的話，不過受了一場虛驚；如果不幸，那便要作無謂的犧牲了！朋友，這可不是好玩的呀！

綜上所述，「行」在新加坡的確有點難；朋友，你說是嗎？



前言

南洋各地在十九世紀以前，遍地海盜，處處荆棘。盜匪來源地為菲律賓蘇祿羣島中民大諾島的萊倫族 Lanuns。每逢春夏之交，便開始出發，盜船千餘艘，每艘盜匪數十人至百人不等，視盜船的容積而定。他們沿婆羅洲北岸到馬來亞各地海岸，從事搶劫，所過之處，廬舍為墟。且擄掠男女，作為奴隸，在船上做划船苦工，鞭撻不死的，帶回蘇祿出售，苦役終身，此身永遠不得再還原處。直到十九世紀末葉，輪船通行，速度快，火力強，進剿海盜，能操勝算，海盜之風才平淨。

本劇描寫一盜船被殲之故事。

登場人物：

伊宜

海盜船長

活卡
亞都拉
沙林
開末
海盜多人
軍官一人
軍艦水手多人
奴隸多人
時間 一八三七年某日。
地點 馬來亞附近海中。
佈景 大海中一盜船上。
一八三七年某日，菲律賓民大諾島 Mindanao 的萊倫海盜 Lanuns 焚搶馬來亞海岸的瓜刺東加 Kunala Dunsad 漁村，許多屋子被燒去，許多住民被殺死，其中有沙林 Salin 和姪兒亞

活卡
亞都拉

副盜船長
童子
亞都拉的叔父
沙林的朋友



都拉 Abdul，朋友開末 Kamut，都被海盜俘上盜船，作為奴隸。開幕時，盜船船長伊宜 Ina 正向副船長活卡 Waka 發令。

伊宜 活卡，把船駛向南方。

活卡 好的船長，正好風向！

伊宜 假使風停的話，叫那些新奴才來划船。（轉身向新奴隸們）喂！你們這些畜生，你們沒有划船，不准吃飯！

活卡 是，船長！

伊宜 假使他們要去吃飯，把他們的手砍掉！

活卡 砍一隻手還是兩隻手。

伊宜 兩隻手都砍掉，還有兩隻脚也砍掉，省得他們厚着臉跑到甲板上來。

活卡 是，船長！（轉身向新奴隸），王八蛋，聽到沒有？誰敢偷吃的，砍掉四肢！

亞都拉（亞都拉，沙林，開末並坐耳語。）

亞都拉 叔父，我們要去那裏？

開末 假使他們要繼續搶劫的話，今晚也許會在海邊叢樹裏過一晚。你看太陽，現在船似乎正向南走。

亞都拉 我們怎麼樣才能逃得出去呢？

沙林 不要胡鬧，孩子，你能游得這樣遠嗎？

開末 海裏有沙魚會吃你的，我們恐怕是沒有希望的了。

沙林 我想，我還是被他們殺死，比被他們捉來的

好！

爲什麼？

亞都拉 孩子，這是活受罪，我們要划船，又被皮鞭抽打，我想，我也許不能再見陸地了！

沙林 對的，開末，只有死路一條！

亞都拉 沙林叔！什麼叫做蘇祿？

沙林 蘇祿是地名，在蘇祿群島，拉能族的奴隸市場就在那裏！

亞都拉 我們會不會被他們當作奴隸在那邊出賣呢？

沙林 你年紀小，也許能活着到那裏。如果你能被一個心地比較良善的主人買去，那便是你的好運了。

亞都拉 我們能够想些什麼方法來騙他們嗎？

開末 這是不可能的！拉能強盜做了幾十年的海盜，那裏會上你的當呢？

活卡 安靜（手指沙林和開末），不准他們講話，快去划船！

開末 老板，饒了我罷，我是又老又病！

活卡（用皮鞭抽開末）老狗，不准多說，快去划船，打死你這老狗！

伊宜 快去划船；他們說又老又病，好的，把他們丟在河裏，換兩個年輕的來划。

活卡（沙林和開末快快去划船。）

活卡 老豬們！這樣還好一些，用力划。（皮鞭在他們背上抽下去。）



盜甲 活卡，風力很強呢！

活卡 是的，我看最好誰到桅上去看看，天氣到底怎樣？

羣盜 唉！不要，風這麼大，爬到桅上去是很危險的！

活卡 什麼？你們這些狗！你們不想回蘇祿去嗎？

（亞都拉跑出來。）

伊宜 唉！有個俘虜跑出來了，活卡，打他回去！

不要緊，是個小孩子。

活卡 我會爬到桅上去！

哈！你會上去，好的！（向羣盜們）你們這些笨豬，那個孩子還敢上去，你們倒這樣怕死！

羣盜 讓這小奴才爬上去！

好的！孩子，爬上去！（向羣盜們）就使他爬上去，跌下來死了，對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沙林末 （同聲說）亞都拉，這是危險的事，不要上去！

伊宜 不准說話！奴隸長來！

伊宜 船長！

這二隻老狗一直說話，打他們！

活卡 是，船長！（皮鞭在二人身上連連抽打。）孩子，快上去，倘使、你不快快爬上去，恐

怕你的朋友將被打死了，快快爬上桅去看天氣。

（對羣盜）這次我們的運道想來不差，我們這次得到許多珍珠財寶，還有大量的奴隸可以出賣。

我們回去都可以發財了。

好的，你們各人就你們的位，希望有好天氣回去蘇祿。活卡，天氣的報告怎樣？

船長！等一等，還沒有消息。我看他正在向南凝望。孩子！你看到些什麼？

有一條船。

有船？

是怎樣的船？快說出來！

是一條大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那末，我們有救了。

安靜，狗！小孩子！還看見什麼？

我想，我想……

什麼？什麼？

我想那條大船是正在火燒！

啊！火燒？

對了，船頭，正前方，船長，你看見烟嗎？

是的，這正是在火燒，我們去攻擊他！

這樣恐怕會失去我的好風籠！船長！

我們的東西搶够了，還是回去的好，船長！

（待續）

膠 淚

才天

新月已自膠林的尖上沉落了，黝黑的天空閃爍着清寒瑩潔的星群。那俯伏在茂林下的山野，曾被白晝的炎

陽烘曬，蒸騰過炙人的溽熱，現在已冷卻了，凝凍了。這時，從群樹高大錯綜的枝樞間，從齊腰的深草裏，從滿刺的矮叢樹中，正沁出陰鬱的寒潮，散瀾在謐靜而微顫的夜裏。偶然有沉實的樹果墜落在草叢裏，或是夕寒匯集的勁風拂動簌簌的葉；那潛伏的蛇便蠕蠕地在草叢裏爬爬，而夜間尋獵的山豬也警戒地微睜着閃光的綠眼，膠林裏疏落間雜的阿答屋裏，發軔的犬也便咻咻地引項吠起，自遠而近，此起彼伏地，發着劃破夜空的哀哭聲。但不久一切又歸於寂靜，只有遠處的細小的泥河，潺潺不息的呻吟着流過。

夜是這樣歇息着，但人中却有未安睡的心。這時，在膠林內錯雜的樹幹間，正閃出一星搖曳而昏黃的燈火

；是那家辛勤的割膠人，守望着這樣的深夜！

在一間低矮破陋的小阿答屋裏，一個約摸十七歲，瘦弱的男孩，伏在一張舊木桌上，沉迷地睡着了；桌上散置着書籍和紙張，點着一盞用黃紙罩着的油燈。這孩子爲了照料病倒的母親，和應付明日的考試，整宵未睡，現在熬不着疲乏，瞌上了眼；但他也不過只是半睡半醒的假寐了一刻，便鬚鬚受着什麼迫急的聲音召喚似的，又警醒了。他慌張地環顧一下四周，一面用手揉着紅腫惺惺的眼，一面謹慎地整理着黃紙燈罩，儘量不讓燈洩出光。他走到一張殘舊的木床邊，母親的病勢似乎和暖一點，正暈睡着，發出低微而不均勻的呼吸。他看看窗外的天，遲疑了好一會，最後才下了決定，迅速地動作起來。他在腰上圍了布，頭上紮好一盞割膠用的小油燈，提着膠桶，拿起彎曲的膠刀；然

後又向母親投了愛憐的一眼，便吹熄了檯上的油燈，偷偷的摸出門外。

他隨手輕輕地帶上了門，一陣寒威的潮氣浸來，使他打了一個冷噤。他停在門前，在水桶裏，勺出一瓢清水淋在臉上，拍在頸上，吸一口清涼的夜氣，然後，借着天上微閃的星光，向林子深處摸索着走去。

陰森的潮氣鬚鬚刺透了他的布衫，草上的水露沾濕了他的腿與脚，他忍不住輕微地抖縮着，心裏也不禁有點怯顫。

其實，這種生活本是他自小就已過慣了的。在他八歲的時候，他就間或跟着父親進膠林，幫助父親收膠屎，抹膠杯。到了他十四歲時，父親去世了；於是，那壓死了父親的沉担，便由他和母親分挑起來。從那時起，他每天清晨五點多便起身割膠，除了陰雨天，或者膠園主辭去他們的工，沒有一日間斷過。不過像今天這樣早就起來割膠，却還是三四年來的第一次。

在這連綿不斷的大黑樹林裏，有蛇，有山豬，有蚊虻，處處都潛伏着

危險；但這些並不算可怕，這些，在一個生長在森林裏，每一叢深草都印過足跡，每一棵高樹都攀緣過的孩子看來，是司空見慣，不足為懼的。使他最担心的却是，為着早一點割膠，而違犯黎明前不准割膠的命令，實在有很大的危險。

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他明天還要上學，而且還要參加最重要的畢業考試；而母親恰巧又病倒了。膠是不能不割的，不割他們母子吃什麼？母親的病怎麼治得的？所謂「狗急跳牆」，他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可走，便是冒着險早一點去割膠；把原來是母子二人分做的工，一人趕着做完，然後託隣居照料着母親，再去上學。上學！這是他一想起來，眼裏就要充滿淚珠的事。父親死去那年，他才剛讀初中一年級；他原以為從此一切希望都絕滅了，書是絕對無法再讀下去的。但是母親不答應，每當他提到不繼續讀書的時候，母親就痛哭流涕。她說：父親臨死，躺在病床上，喘着氣說不出話的時候，曾抬着枯槁顫抖的手，無聲的指着他，這就是說

，他是全家唯一的根，唯一的指望；父親賣命還要供他讀書，她怎能讓他停學，讓父親在黃泉下的心傷痛，不得安息。她自己不識字，但一輩子的低下勞苦的生活，使她相信了，而且是執着的相信着，一切的光明都在書裏，書裏有汗與淚換不到的黃金。因此，他們母子在怎樣的挨餓受苦中苟延殘喘，也要設法使他讀書。他也像吞着黃金似的貪饞地讀着書，他怎麼能辜負父母的熱望呢？書是珍貴的，他熱愛着書，努力地賣命地讀着，用身體上每一處的酸疼爭取多一分讀書的機會。

每早，他去割膠，割好膠

由母親來收，他再去上學，放了學又幫助母親做各種雜活；晚上點着油燈讀書，直到深夜。這樣，日以繼夜，熬過了三年，也斷斷續續地讀了近三年的書，現在，初中的學業總算快告一個段落了。在學校裏他的功課是最好的，三年來他從沒有考在三名之外



舒子

。母親相信書中有黃金，正像她相信如果養一隻母雞，天天餵食，便能生蛋一樣。他讀了書，他知道書不一定能帶給他們像母親所夢幻的黃金色的希望，不一定能把他們拖出泥坑似的生活；但是，書可以讓他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活，怎樣活才好。



他繼續輕輕地向前摸索着，不敢發出任何聲響。道路是漆黑的，他有時拌着多刺的叢樹根，腿上被割破了口；有時踏着林裏的水渠或陷坑，踩一脚水泥。雖然鼓着勇氣，心裏却充滿了說不出的悲酸。他想到因陽熱而死的父親；想到在膠價低落時，那一

段挨餓的日子。那時他們除了加倍辛勤地割膠，還要替人除草，上山伐柴、砍竹，或者替修路的工程打石子、担沙，只要能糊口他們什麼都做。縱或在膠價好的時候，母親還是要替人洗衣，做些零活，才能維持生計。唉！他們的飯真是合着汗與淚吞的。而

母親，發着乾咳，每日因過勞而呻吟着腰痛背酸的母親，現在不是又病倒了嗎？

母親的身體本來一向虛弱，自從今年四月間，生了半個月的瘧疾，病癒之後，身體還沒有復原，又發起乾咳的毛病。起初，母親並不在意，只以為是受了涼，時常抓些草葯或買點止咳水、川貝批把露之類來吃，但一直未見治好，後來竟咳嗽得一日重似一日起來。他勸母親不要過勞，設法到州府去看看西醫，但是母親不肯聽，依然辛勤地工作着；去州府看病的計劃，也因爲一直沒有足夠的錢，而延擱下來

。直到昨天下午，母親突然發起高燒，躺下了；而且他看見母親咳出的痰中，竟帶着一團黏汗的血絲。肺癆！這一下可把他急壞了。他急忙趕到鎮埠裏，把兼賣中西葯品的，萬壽堂的头家王先生請來。王先生摸了母親的脈，給了他一瓶葯水。王先生告訴他，這個病眼前雖沒有危險，却一定要住醫院，休息。

擺在眼前的問題，便是錢。爲了多掙錢，明天這場考試，對他更顯得重要。也許，拿到畢業証書之後，他可以找到一個小學教師的工作；那時候，他可以離開膠林，到街場上住下，讓母親好好地養病。

他一步步向前走，終於摸到了他所制的膠園的邊沿，便放下膠桶，歇息一會。他抬起頭，從林葉的縫隙，星星眨着冷眼，羣樹密織的枝樑，正搖曳着畸形的暗影，好像衆多幽靈的巨臂，焦灼地乞求着蒼茫的星天。他也情不自禁地舉起雙臂默默地乞求着，渴望聽到天的回聲。

蟲子在草裏鳴叫，風在樹梢飲泣，一隻不知名的野鳥發出尖厲的悲嘆

，寒潮不住地浸刺着他微顫的身體。他輕輕地劃燃一根火柴，點燃頭上的小油燈；他儘量撥小燈焰，只讓微弱的光度照得見樹幹，剛够他摸索着工作。於是，他開始熟練地揮動鋤刀，時時彎下腰，調整膠樹根盛膠的碗。他迅捷地自一棵樹移動到另一棵樹，一排排的割下去。

沉寂的夜，像一隻飽食的恐龍，邁着汗緩沉滯的步子，蕭索的寒風，像那龐大怪物的哮喘。一點昏黃的鬼火，一個佝僂着腰，瘦弱矮小的身影，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汗濡濕了破衫，臂酸了，腰痛了，林中營營的大蚊叮吮着他的臉、頭、背、臂和腿，他不得不時時停下來，喘一口氣，用口涎撫摩被蚊釘傷的癢塊，一面揉着運用過度而酸疲的眼。他的心也正像油煎似的，被憂愁折磨着，他担心，留在小屋裏沒有人照料的母親，病轉劇了，也許她想喝一口水，却呼喚不應；他又焦慮着工作做不完，明天趕不上考試，那麼，謀一個小學教職的夢將落空了，一切都沒有了希望。他好像聽見母親不斷的咳聲和慘痛無告

的呻吟，又好像看見比這黑樹林更黑的無底深坑正割裂在他的脚下，他要墜下去，墜下去，永遠翻不轉身。他的淚忍不住湧出來，融合了額上淌下的冷汗。他真想即刻倒在地上，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死去，也就算了。但是，不，他不能灰心，不能跌倒，他必須工作！必須治好母親的病！必須參加考試！於是，他又掙扎着疲憊的步伐，向前移動，一棵棵的割下去。

忽然，他的手指感到一陣火燙似的灼痛，不禁輕喊出來，立刻把手指吮在口裏啜吸。灼痛從手指蔓延到手腕，臂膊也麻了，他知道一定是被藏在膠杯邊的毒蝎刺了。他把手伸近眼前在燈光下查看，指尖已紅腫了一大塊。他恨恨地對地上吐一口痰，正準備繼續工作。又聽見遠處的草叢發出一種索索的響聲，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那兒爬動。一時他的血流都鬚鬚靜止了，背上爬起一陣陣的寒慄，他鼓起最大的勁，趕忙把燈焰捏熄，匍伏在樹根邊，屏息的靜聽着。一秒，兩秒，三秒，他的心上不住的跳擺。

(上)

風暴的消息

雨燕

天空凝聚着顫抖的烏雲，心底結集着深抑的鬱悶，大地在沉重的喘息，海濤在狂嘯，奔騰。明耀的閃光劃破長空，劈裂的閃雷震撼橡林。啊！是重濁的鉄錘，擊出鏗鏘的金聲；是千錘百鍊的堅心，在鉄砧上噴着火星；是荒原的使者，傳佈風暴的消息。是一莖纖脆的蘆葦，必將折斷了腰枝；是一座牢實的岩石，永遠佇立，看雨後天晴。

捕虎記

W. Menard 著

鍾劍雄譯

故事開始的時候，我是在馬來亞的西海岸，正在等待一艘輪船，載我到新嘉坡去。我正想上船時，忽然接到傑克的一封信，知道在Kelan區域，有一隻猛虎在橫行，到處吃人，傑克邀我同去捕捉這一隻猛虎。

我乘火車，中午便到了Kelan。這個小火車站是一個窄小山谷鐵路的終點。傑克到火車站來迎接我，他很親熱地握着我的手，然後說：

「你來得很好，這一件事是非你來辦不可的；當你還在火車上的時候，猛虎在光天化日之下，又咬死了一個土人。」他拉着我的手，帶我到靠近河旁的一間茶室去休息。傑克接着說：「我是知道這一隻老虎的歷史的，八、九年前牠是一隻小老虎，在北部被土人捕到，蘇丹把牠買了過來，給他的兒子作伴；三年後這一隻小老虎長大了，有一天把蘇丹的兒子爪傷了，蘇丹一氣之下便把牠關進鐵籠去，隔日他又命令土人把牠拿到森林中

去把牠射殺，土人一時不小心擊不中老虎的要害，只傷了牠的肩，而讓牠逃進大森林中去；過後再派人去追捕牠時，牠已是逃得無影無蹤了。

「四個月之後，該猛虎的傷勢好了之後，便出來咬人了，一年比一年利害，到現在已有六十三人死于牠的爪下了。」

我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然後對傑克說：「這種工作是相當艱難的，這一隻老虎，已是向人類宣戰了。」

傑克接下去說：

「我們必須要抓到牠，不要讓牠逃到深山裏去；我現在已有了一些响導、僕人，和一個相當準確的地圖，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們便可以立刻動程了。」

一小時後，我們過了那條小河，向森林邁進；第一個晚上在一個馬來

鄉村中過宿。第二天早上，我們又接到壞的消息，老虎在五里外的地點，又咬死了一個砍竹的人。我們立刻趕到那小鄉村中去，酋長和村民皆出來歡迎我們。酋長對我們說：「在一小時之前，猛虎又咬死了

一個人。」

他說着便把我們帶進一間茅屋去。茅屋內有一個中年人在痛哭，他對我們詳述，他的妻子在河旁洗衣時遇害的經過。酋長這時又說：

「我聽到你們要到這兒來，所以沒有移動那個屍體。」傑克去看了那個屍體之後，面色慘白，真是有談虎色變之慨。良久

他才再開口說：

「那隻老虎一定是不餓，所以沒有把屍體吃掉，我相信牠是爲了血而咬人；如此凶惡的老虎，真是非把牠殺掉不可了。」

我們沿着河旁跑去，到了泥濘的小路時，突然發現有許多凹進泥內的



爪痕。天黑了，我們便在一棵大樹上，離地約有三十尺的地方，造了一間茅棚；這間茅棚是被樹枝和葉叢遮蔽着的，要到地面時，便從一條竹梯爬下。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河的兩岸，和那空曠的大草地，又可以看到遙遠的村莊。

第一個晚上，我們把一隻羊綁在河岸上，作為獵物。到了深夜羊突然狂叫起來，我們知道那隻老虎一定是來得相當近了，但是後來牠認為這是一個陷阱，所以又靜靜地離開。一連幾個晚上都是如此。傑克這時就說：

「看情形，這一隻老虎是相當聰明，用野獸來引誘牠，恐怕會是白費功夫了，如果能用人來引誘牠，收效一定會大。」我想了好久，然後說：

「我有一個計劃，你和我輪流在河岸上看守如果輪到你看守時，我便在樹上掩護着你。」傑克也插嘴說：

「我剛才也是這麼地想，這是唯一能誘牠出來的好方法。」

那天晚上，先輪到我在河岸上看守十五分鐘。在我的左邊是河流，右邊是大森林，幸好那天晚上稍為有一

點月亮，所以不見得怎樣黑，但是我總壓制不住我的那種戰慄的心情。我在河岸上渡來渡去時，腦中不斷地胡思亂想。一，如果傑克睡了，或是我走過了牠的視線，他不能看到我，那我怎麼辦呢？二，或是老虎在我沒有注意到牠的時候，跑到我的身後，那

我又怎麼辨呢？

三，

電筒的

乾電用

光了，

又怎麼

辦呢？

這一切

的一切

，都使

克來看守時，他也一定會想這些恐怖

的事情的。

十五分鐘過了，我很歡喜地爬到樹上去，吃了幾塊餅乾，然後到蚊帳裏去休息。現在輪到我來掩護傑克了；這種責任非常重大，眼睛不斷地覺得疼痛，因為我不但要看着傑克，而



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我像機械一般地在河岸上慢慢地走着。我相信，輪到傑克

且要看着那個大森林。我們輪流地看了好幾次，後來傑克覺得累了，便放棄了這一個計劃。傑克說：

「我知道牠是在那兒，牠也知道

我們在這兒，所以牠不肯再出來。」

月光照在河水面，映出美妙的

光輝，由村莊的遠處傳來了一種悲歌

，是爲了那可憐的馬來婦人而唱的。

一小時過後，四周靜寂無聲，村民皆

已入了夢鄉，我一時疲倦極了，便閉

上眼睛睡去了。突然傑克把我從夢中

推醒過來，他說：

「你看！」

我隨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起初

只看到一片大樹和象草，但是不久後

，我的視線便集中在河岸的某一部份

。我看見象草在微動着，我起初還以

爲自己是看錯了。

「牠是在那邊，」傑克低聲地說

，但是剛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忽然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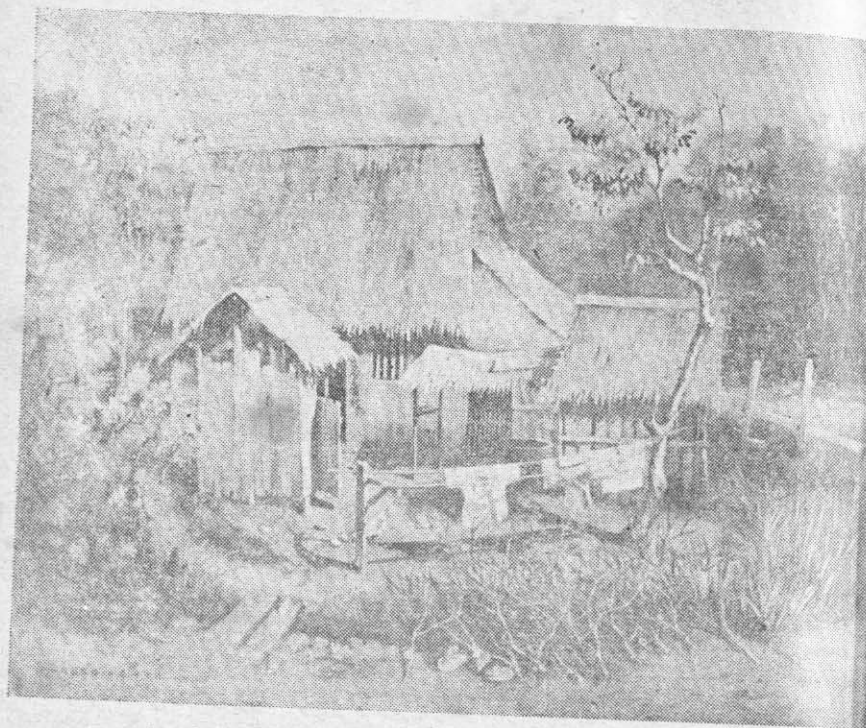
叫道：

「啊呀！」

我這時也被嚇了一跳，因爲在河

岸那方面，有一個馬來少女正向我們

這方面跑來；在月色之下，我們看出



蔡名智 (畫油) 風景

她是一個漂亮的少女。天已這麼晚了，她還在這些地方，很明顯地，她是赴情人的約會而來的，所以她才會不顧一切的危險。

『你這個小傻瓜，』傑克咆哮着，『怪不得象草在動，老虎已是看到她了。』

這時我的視線已移到那些象草開去，我已能看到老虎的頭，在象草中轉動，不時在注意那少女的行動。在這個時候那馬來少女，已是步行到我們的大樹下面，她突然好像覺得有人在跟着她，所以她便轉身拔步飛跑，她一面跑一面提高她的嗓子高聲地呼喊，老虎立刻衝出象草，在後面緊追着她。我們同時發了兩鎗，便看到老虎在半空中翻了一個筋斗。但是牠立刻又爬起來再追那少女，我們又發了兩鎗，老虎在半空中好像觸到了電似的，再跌到地面上去。

村民聽到鎗聲，立刻趕到出事地點來看個究竟，這一隻老虎死後，其面形還是顯得非常凶惡，牠的身長是八尺九寸。我們後來知道，那個少女沒有受傷，只是吃了一場虛驚。我們的任務已做完了，便各自回營睡覺。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君若有衣要洗，請找


賽克玲乾洗洗衣廠

Seiclene Laundry & Dry Cleaning

27 Delta Road, Singapore. Tel 6839

大規模機器洗衣

等	制	承	問	解	為	保	汽	交	洗
貨	服	包	題	決	小	君	車	貨	熨
。	被	廠	。	洗	家	滿	收	迅	整
	單	家		衣	庭	意	送	速	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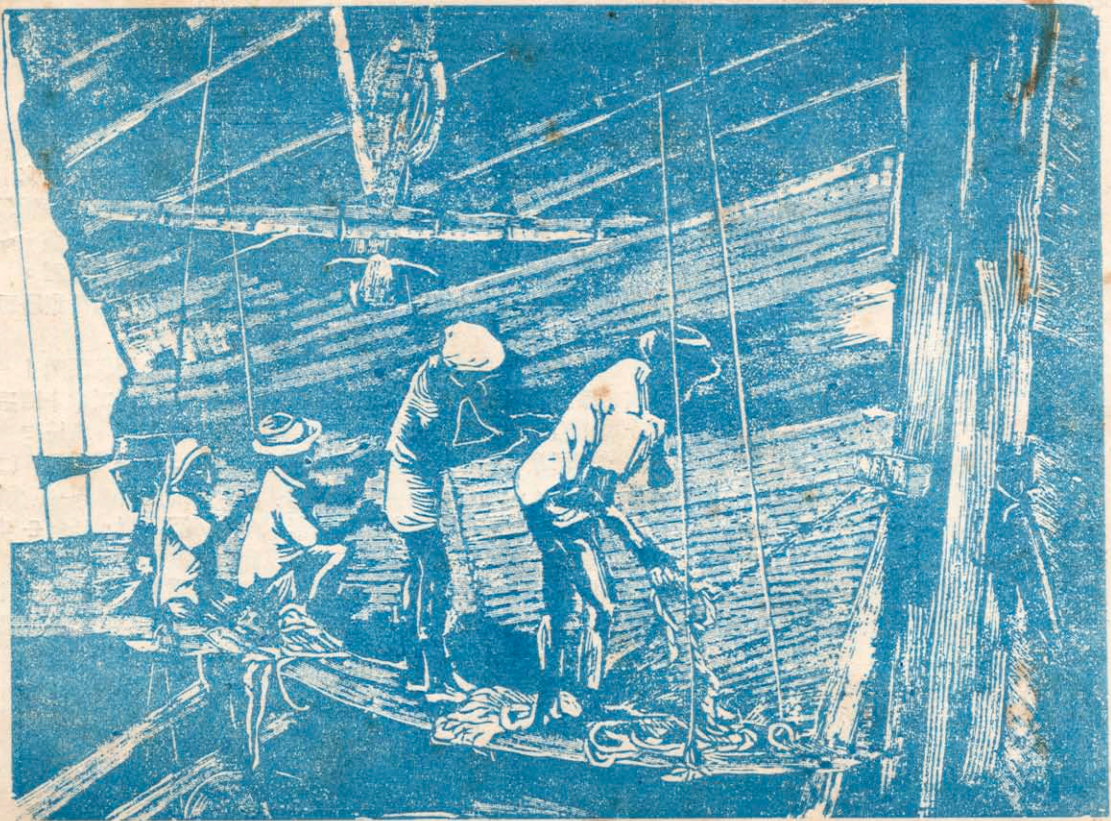


讀者·
作著·
編者

今年七月間，我們便打算出版這一份純以馬來亞為背景的文藝刊物。創辦一個文藝刊物，本來便存在着物質與環境的限制，再加上馬來亞性文藝資料的缺乏，以及發掘工作方在伊始，要把「馬來亞化」這四個字做好，實在是不容易的。由於一般熱心文藝的工作朋友們的鼓勵，以及風聞此訊的讀者們的催促，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又本是迫不容待的，我們便毅然地動手起來。經過一個集稿與排印的時期，今天，這一份刊物和大家見面了，我們感到莫大的喜悅，同時也覺得無限的抱愧。我們所感到喜悅的，是這個理想終於以幼苗的姿態出生了，今後經過讀者、作者、以及我們這些笨拙的園丁們的灌溉，它一定是可以茁長而發育成熟的。

首先，在這裏我們要感謝一般在精神上與實際上予我們以鼓勵的朋友們。馬摩西的「沙漠的邊緣」，指出了創造馬來亞文藝的重要；蕭遙天的「食風樓隨筆絃」，是一篇風趣生動的妙文，這次雖只是一篇引言，但我們可以展望到，他將從各角落剖現今日我們所生存的社會；許雲樵的「新加坡掌故談」是不可多得의 考據；白蒂以商場為背景創作了一篇小說，想稍知此中內情的讀者看了，必有所會心；邱絮絮的「行在獅城」，用輕鬆的筆調呈現出新加坡「行」的問題，余壽浩以十九世紀橫行在馬來亞海面的海盜為體裁，編寫了一個短劇；山東佬惠予雜感；此外尚有邱岳惠予漫畫，馬駿與舒文諸先生為本刊插畫，以及中正美術學會諸同學供給木刻、油畫、攝影。這種種熱情的支持予我們莫大的信心與興奮。

我們所抱愧的是，這新生的幼兒目前尚有點失調——內容距離想尚甚遙遠。例如：這一期便欠缺了馬來亞土生的傳說與歌謠，而我們所希望有的馬來亞風土與人物介紹也未推出。今後要使這幼芽日漸翠綠而強壯，便一定要靠更廣大的讀者與作者灌輸新的營養——供給稿件，批評與建議。我們也將盡最大的努力，使它一天天增加紅潤的氣色。相信，那時它將不再是這副羞答答慚於見人的模樣，而將帶着最充實的笑意；這份笑意與喜悅將是讀者，作者與我們這些笨拙的園丁所忠心共享的。



南景嚴

(刻木)船修